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續葉十六

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教苑清規後序

天台教苑清規舊嘗刻實上天竺山之白雲堂後燬弗存今圓覺住山慶公懼久將廢墜乃取故所藏本重加詮次正其舛訛補其闕軼而參考乎禪律之異同捐已索復刻焉昔者竊聞之儒以禮立仁義離禮於仁義不可言儒佛以律持定慧離律於定慧不可言佛故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捨律蓋自中土有佛法以來僧多居枝律寺至百丈始別立禪居此清規之所由作也且古今殊時人情亦異帝王制禮不能無所損益佛氏之為法其何獨不然律儀如聖人之有經禮雖非後世所便習而未嘗不傳於今清規

黃學二文集卷十九

一

五

如先儒之有家禮雖皆一時所訂定而未嘗不本於古百丈創為清規以輔律而行天台大師慈善毗尼其後人亦因叢林之日用而折中之以匡持其教今所謂教苑清規也歷歲滋久諸方所守百丈遺法已互有不同山家宜有不能與之盡合者若夫通其變而以時措之其致一也慶公方究心淨業而能垂意於威儀郎文之細如此內外交相養之功可謂兩盡之矣非來者所宜取法歟是用不揆其凡陋而為之序系諸篇末云爾

珪上人詩集序

予識珪師於南湖時師方以第一座尸教事學徒常數十百人予間從旁聽其談性具之旨娓娓千萬言珠貫而縷解固已心竊異之而未知其蕪善乎出語文字也它日師示予以所為詩如千篇且徵予序其首予為之玩諷累日其風容色澤恬緩而

豐暢明金絳羽出媚林谷非若夫空株敗枿歛生之芝瞥過人  
司而已蓋師之先君子曰碧峯李君當宋之季嘗鼓其辭鋒三  
蓬于春官而伯氏文叟亦用文墨角逐踵武取鄉薦膏潤兩被  
華葉沃如也豈師之去父兄雖既久而習氣有未忘耶予聞蕪  
台之書富埒冊府業之者必章剖句析以極其趣又必括之於  
一心導之於萬行以要其歸非有強力敏智沒世不能卒其學  
自夫殊宗異派不得以兼通而奚暇搔豪擲簡放浪乎水情雲  
態間哉寓無碍辨於世諦語言師之為能則多矣雖然夫工射  
者之控弦注羽未始不志乎巴蛇九日而穿楊貫蠶要亦同盡  
其殼是故解牛之為技養生之為道一也師之為詩技歟道歟  
予不得而辨也而安能序作者之意乎始寘予言篇端覽之者  
無規規焉於詩乎求之可也

會上人詩集序

為浮屠學至言語道斷而止於詩何取乎然在其教中一切法  
皆佛法世諦文字固與實相不相違背也是以昔之高人上士  
遊戲乎山光水影之間以陶寫其性靈者比比有之而於今為  
尤盛就予所識而言若元菴會上人又其卓然者矣始予侍坐  
於南陽仇先生而語為詩先生稱今之詩僧必曰元菴後十數  
歲與上人相見鳳凰山下獲觀吳興趙公所書上人詩如千首  
子嘗評其人峭然獨立如霜松雪栢而其發於清辭秀句如青  
田露寒白鶴一鳴也今年秋客南屏乃得因蜀郡虞公所序上  
人詩集如千卷而觀其平生所行之槩益知上人之呻吟嘯呼  
以斲弄萬物於烟雲寂寥之鄉者直其寓耳上人契心印於佛  
心慧槩師而蕭然退處下列衣壞食色瓦鐵迴睨夫觀床白拂

高談人天之表有不以屑其意者其度越流輩獨詩云乎哉願予適遊乎方之內於上入之道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凡古今為詩之變虞公既備論之是用推本其所以為詩者在此而不在此彼後之續高僧集者或有考焉

覺隱文集序

覺隱道原師遊學於永康胡先生而得法於徑山佛鑑和尚凡所撰著志在乎衛道而未嘗徒作自其同袍至于章甫逢掖之士莫不有味其言高君士明始以其文與天隱至公之牧潛葉笑隱訥公之蒲室葉會粹成編號三隱集刻而傳之木巖植公以為序牧潛蒲室者皆當世文章鉅工而覺隱未之有序爰屬予題辭其篇端夫三隱之文鼎立天壤間非可優劣予何人敢以鄙陋之言自附於大人君子之末乎然竊觀師之論文命意

必欲其合乎道遺辭必欲其順乎理故其比事連類託物引喻娓娓千百言咸有補於世教而於儒釋氏同異之辨尤致意焉蓋世出世間為法不同為教亦異而於此乎於彼乎受其教者均是人也萬人一心萬心一理則道豈有二哉譬如人有兩適飛橈鼓楫無慕乎車之安駢衡方軌無羨乎舟之利所趨之余不能不異所造之地則同因其所造之地同而觀其所標之器可以互用遂指虞甸工倕之所作為車奚仲吉光之所造為舟則過矣非達人大觀孰能會其異而要其同乎天隱嘗謂三學浮屠各私其教為兒戲之爭市井之鬩笑隱亦謂禪者之說與止觀同今之縱傲自得者湯不知為何事而曰吾祖云吾祖云是猶同中之異耳儒釋氏之徒各私其教縱傲自得者抑又異中之異也師獨汲汲焉務挈而合之以求夫異中之同其為衛

道之功不既大乎師寘身寂寥枯槁之鄉而其才思馳馳水涌外發難遏所為歌詩率皆清麗峻拔可喜覽者多愛其辭之工而未必識其意之所寓今不暇論姑序其有關於教道者俟世之善知識詳焉師名本誠道原字也族某氏嘉興人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授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於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予忝以非材備貢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褒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遜都思其氏拜朮其名明善其字者也子既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以上于春官而科舉事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去服闋而來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

夢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外方待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予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於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名入對大廷遂為進士第一予夢於是始驗其兆見於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於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力也哉蓋古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曰致殷曰觥周曰咸陟其術皆亡粗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歸美于上其惡而凶則贈送而去之予向之所夢以為噩歟則明善族系之貴學殖之富溷以第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為思歟則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

明善也以為寤歟則明善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嘗道也以為喜與懼歟則予於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歟此見於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應在於科舉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於明善者聞予言往往為詩以紀之好事因會粹成卷求予志于卷首以實其說予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為豐年旒旗為人衆釋之者謂此即所獻之吉夢也矧今

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於牧人之所夢者顧予疏賤不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嗟嘆之不足而永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固出於天者之素定苟未能脩其在人而徒欲取必於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予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深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為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群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為不足為而獨以不知地理為耻探竒勦說憑虛造言人自為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尚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論辯馳騁出人意表誠君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覩此秘往往委己以聽焉甚者變置百年之丘壟使先世體魄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子之病此久矣故先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咎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為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

每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為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屋中  
譁世之浮詞予固已厭其強聒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訖無所驗  
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於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  
地但當擇術者而已蘭谿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於吾徒  
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為之序予方懼書生以游談亂其術  
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為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收名定價於  
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於其術而無速於自售  
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動其冢者將自息矣  
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  
士倘有繫於心乎

### 平宋錄序

平宋錄者紀淮安忠武王平宋之功也王廟在杭城燬於災監

五三十五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六

察御史言王宣勞戮力弼成正統功莫大焉宜令有司復其祠  
宇仰副 國家崇報之意御史臺上于中書省以聞已被

旨可其奏而江浙行中書省亦以為言乃命中順大夫本按  
諸色總管府達魯花赤普化乘傳而南與行省官同蒞其後廟  
之告成也行省既請胙王以大國錫銘於石章且俾儒司刻平  
宋錄于杭學以侈其傳按錄之舊文與

勅賜王廟碑開國元勳佐命大臣碑

皇朝經世大典所序五戰間有不能盡同二碑大典皆史家承  
詔撰著今悉取正焉它書有可證據則增入有當叅訂則附註  
餘無所考者並存其舊以俟史官之裁擇王世胄之懿官伐之  
隆德器之宏勳烈之茂則有制詞及碑文在謹以冠予篇端茲  
不敢贅述也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子武寧縣尹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為金之宦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求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居於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錄事君時仕越之筦庫以節婦歸焉僅再暮君遽以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柰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它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歲伏方娠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貲合內外屬南來悉取其所蓄聚而携其子任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為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柩而已閭巷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七

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媿母事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柩葬城東北戴山下錄事君念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瓜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為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嫠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遷李君暨探馬赤氏之柩返葬汶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政事王公實為之銘於是南北聲問阻絕已久宗姻里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為死矣聞其來皆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丘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時名人多為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羨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者無地無之其遭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伸己之所欲為君馮氏者幾何人哉庸直書其事于卷首俾覽者知其賢與它見褒表者固不侔也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義烏志序

義烏自秦為縣歷漢唐訖五季見於前史與它圖記者或總序一州一郡或略舉一事一物其詳靡得而周知宋元豐舊志出於縣令校書郎鄭安平而所紀下及南渡以後非必其本書咸淳續志出於潛之族曾祖潛貢進士應蘇手筆具在而別本互有異同蓋方纂輯而未經裁定亦非其成書矧自

國朝統一函夏縣地入於職方已七十有八年官府之建置人材之登用風俗之趨嚮戶口之名數貢賦之品目悉無所登載可不謂闕典歟為政者迫於簿書期會米鹽碎務未遑有所咨訪也今縣大夫探約馭詳而事無不理爰以暇日詢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得元豐咸淳二書屬潛重加詮次以傳潛衰朽斧踈無能為役乃俾王生禕朱生瀛合二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八

書而叅之郡乘刪其繁冗訂其舛誤法當補書則引類相從而增入之附以辯證釐為七卷仍以圖冠于卷首潛既辱視其成因為之序會兩生並赴秋闈遂俾潛生藻相與校正歸于執事者而刻焉見大夫達魯花赤儒林郎亦璘真畏兀而人尹承直郎周思恭許州襄城人

貢侍郎文集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潛以非才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之列而潛隨牒遠方浮滯州縣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陞次對潛適自退休備負勸講同官為寮日相款洽屬有史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史間於侍郎之

高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斑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潛以老得謝歸卧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而旅於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為若干卷持以示潛始遂其快觀而厭飫其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烏有一定之體乎侍郎蚤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游於成均還釋褐授官而踐敷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孚衆聽施於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叙功伐而尊國執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為矯激他歌詩

雜著贊頌碑銘記序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谿穹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遐竒絕之槩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時人靜者互為倡答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土草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語也蓋其為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為臺閣孰為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郎之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又五年秋八月甲子黃潛序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於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為譜言氏族者

或謂黃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於帝高陽者自栢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為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出於金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川而其後有沈如蓐黃諸國為晉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黃淵皆以國為氏或又謂嬴之得姓始於栢翳祖臯陶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江夏人唐之江夏暨會稽零陵巴西東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學墜絕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於千載之上固難矣惟蔡之黃氏由金華徙越之剡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陽江陵之監利為五大族而潛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蔡之浦江舊譜以為自分寧來歸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浦江者見於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黃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為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

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沒五世祖亦隱弗仕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膺贈典其以進士登于科者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嘗補官而不及祿潛際今盛世叨脩官使而獲推恩於二代願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駸尋暮景懼一旦殞滅以為大憾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亢其宗乎昔太史公庭堅自序本出於金華而其譜止及於分寧七世以上皆畧弗著蓋慎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九世祖而下丘隴之尚完祭享之不廢者為之圖若譜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悉闕焉凡為圖譜之法親者宜詳疏者宜畧為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略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疏為間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於所親各

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於繁哉

後序

潛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加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女弟忠簡之子直秘閣顯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顯公煥今見於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咎少亮潛之楊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名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七世祖墓之旁將軍名仁環鄉先生倪朴為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之家皆黃姓而散處于邑中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義烏之蘆砦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

科記於我曾祖為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於譜也抑嘗觀太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之世以一失其譜而豐城譜乃於其七世之上又邈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發由發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穆知為兄弟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於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發由發而越二說尤異併識于此以待咨訪焉

說

唐生字說

東陽唐生名圭而其為字者不與名配求予有以易之予既字之曰公謹甫且告之曰玉之為物也至貴為器也不一而莫重於圭是以古之用於朝聘者執之如不克焉謹之至也夫蔽明而有璵瓦耳而有瑱佩而有珩璜琚瑀起量也而有駟琮發兵

也而有牙璋固皆服用之所貴若其為國之重器則有圭焉九寸而為桓七寸而為信為躬者天子之命諸侯之守也命尊而守嚴能勿謹乎傳曰玉不琢不成器生蓋幾於成矣故子獨告之以其持之而無失墜焉者曰謹而已嗚呼其懋敬之

### 李生字說

中山李生弘道之字曰仲能為之說以繹其義者三人矣而未足以厭其欲復來徵予言夫冠而字古也冠禮廢不舉而字之配名者不廢今也在禮始冠三加皆有祝字之辭一而已一字而三說焉今之又今也雖然生之名若字得無取諸吾聖人所謂人能弘道者哉舜何人予何人禹稷顏回同道人也道也果且有古今乎哉道未始與世推移而人不必皆聖智皆曠有德患夫有能有不能耳生其勉之姑以名字自守而行乎吾聖人之言無務以多聞為也

### 鄭生字說

若昔所記聖人心學之要不曰中乎堯之一言至約也舜益以三言則已詳焉孔子贊易復因三百八十四爻以明夫用其中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廣信鄭生元吉之字曰得中蓋有取於離之六二生之父若師剖析爻象為之訓辭諄諄數百言富矣哉而生不以為足將求予申言之嗚呼道可受而不可傳如以言則生所聞於父師皆鍼石也默識而自得焉雖三聖人之言猶筌筍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予竊用以自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生其勉之

### 蒲察仲敏字說

仲敏名志學徵予序其為字者序曰昔者孔子與顏淵言仁顏

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與曾子言孝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而孔子之自道則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賢者不自以為敏故如恐弗及聖人固無事於敏猶勉焉孳孳由是觀之進學之功孰先於敏乎六經之言學始於說命說之言曰務時敏為學之貴乎敏自古而然矣雖然學以為政也孔子蓋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則敏者又所以從政歟仲敏之講學有年矣可以出而從政矣予既知其敏於學抑有望其敏於政序其字因以勗之

啓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啓

三月十二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還撫躬無措載循忝冒竄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士史稱間出章大

漢之異材垂照來今蔚為盛際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借方署太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熙朝率由茲道矧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於三紀之餘徠羣英於千里之外芟芟束帛殆幾盈然而有闡于千纓冠孰甘墮若以自後棘連闈而並樹袍何白以太紛惟薦送之定真實抑損於舊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槩度之可稽業有專攻競出管闈之餘見節辨麗者或乖雅馴之體獵幽眇者或昧精稷之原乃欲定去取於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於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確乎難哉自非精鑒裁以持衡攢英雄而入彀妍蚩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闢賢路之初程承天光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潛者器資竄陋術業踈蕪遺迹英躔猥玷譽髦之造睇光華旦

謬充跡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  
不俟三獻而遽收出諸泥塗輒與十朋而前列辱采甄之及此  
顧庸謏其奚堪粵陪方物之陳荐入春官之考論言俯被雍容  
衢室之諏擯奏森羅煥爛上方之札蓋少裨於末議庶無負於  
殊知夫何鼓已至於再三威實臨於咫尺履終條對靡中題評  
挾以先登徒愧大宮之士存而勿去偶同矍圃之賓叨綴第以  
為榮者流恩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尊揚德意砥礪文風假  
袞之寵褒曲垂薦藉致黉旒之過聽獲預并容潛敢不勉企  
脩益圖後效鞭駑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為銘尚一割之可  
用上酬亦遇次荅隆私激烈情深鋪茶語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所陞贊邑海壖榮命載行輿言胥慶惟古有詳延之禮肆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十四

時多間出之材於皇昌辰聿新曠典文場初啓類霑優渥之恩  
英毅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  
任以事功必先養其譽望其官卓乎懿行允矣令儀獨抱遺經  
詞章固為餘技究觀當世設施匪事空言粵策雋於鄉閭運旅  
陳於方物褒然高舉藉甚能稱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  
前列用膺妙柬式副旁求日異彤庭既親承於大對天臨黼座  
宜密近於清光侈是際逢胡然引一姑一登於選部不再轉而  
為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佇聽曠庸之美並觀圖任之新某猥  
以陳人觀茲盛事雲霄直上詎非儒者之榮膏澤下流尚慰斯  
人之望聊摠悃悞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啓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憑書問



庸俟車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杞宋之  
莫徵大冊高文卑鼎董之所對科目之士於斯為盛州縣之職  
夫豈徒勞矧展材敵力禔治化風行草偃里無弭筆之民川泳  
雲飛座有彈冠之客載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籥之期敢後  
典籤之詞潛衰遲漫亦惕息素餐忝冒謂何久自慙於揚糝瞻  
承伊邇幸毋爽於及瓜拱俟晤言悉據下榻

公文

陳乞依舊致仕咨文

伏念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幸獲逃於瘴曠每思戒於滿盈所  
以不待引年自請納祿一歸田里五閱星霜夫何姓名猶存乎  
齒錄之餘造化曲盡乎陶鈞之妙遂令朽質仍預清流起從外  
監之散員入就禁林之傑直北扉視草東觀細書虛蹕上京談  
賞學三文集卷十九 十五

經內府躡躡勸講之職叅陪侍從之班庸謏奚堪僥逾特甚方  
陳免績俄俾賜環專使在門

大君有命靡得以循牆而避是用不俟駕而行揣微分以凌競  
感深衷而激烈趙趙故步黽勉汗顏孰知既去而復來寧非以  
退而為進不圖控籲曷道譏評而况蒲柳易零桑榆已迫隕越  
是懼補報無由敢祈叩於洪鈞願保全於末路尚惟矜察轉以  
上聞

代浙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之正統  
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  
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  
護軍追封涿水郡公謚文正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

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沉不器之資懷耿介反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脩己而治人粵若

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於公卓居輩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負忠恕之妙獨傳其曾參二千弟子之徒同師於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為祭酒以設教啓前賢之蘊奧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觀時髦之傑出彗彗束帛承天寵之褒嘉運請老而懸車復興歎於當守特馳乘傳加錫上躡高明令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皓一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刑雖異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脩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負庶幾人材之作興可脩國家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三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上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於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為其教無聞焉或以為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者何而可以夫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人才有短長而惟限於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困於征徭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發姦擒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為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願據所蘊以俟為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為甚高論也

江西鄉試南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與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

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  
官冬官果未嘗亡與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於科目豈  
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  
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  
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  
說

江浙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齊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  
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間  
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  
莫大於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為力孰難而孰易其為  
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為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

試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黃學三文集卷二

二

江浙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  
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算賦而除天  
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為定  
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為將相之詔間見焉  
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為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  
推本而言則取民莫善於井田任人莫重於封建自秦開阡陌  
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為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  
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嚴封刺史非  
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於  
古者或戾於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於蕪

并而無以樂其生吏病於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鹽近倣於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而雷同勦說以對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逮何歟至吾夫子又有行夏後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為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莫有大於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弦歌之化本於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矣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媮羣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為細務後政則苟道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為虛文不樂於所學非所行而所行非所學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為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試陳之無以讓為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 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間絀於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薦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推之三載之所黜陟槩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

試陳之以祛所惑

問古之為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無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為田不井則皆本而趨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矣方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推埋掩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為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為郡縣之治有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為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之所知也

問古之為治者必正習俗所尚不同故其為俗亦異禹湯文武之道一也而忠質文各有所尚何歟說者以為五帝以前風俗大同故無所尚而記禮者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然則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說而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何歟由漢而來千有餘歲中間土宇分裂而政殊俗厖固未可槩論方今天下大同德教流洽而習俗未能丕變以為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為質耶則民多澆淳而散朴以為忠耶則為吏者又往往舞智而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它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於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畧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於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於既

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為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夫以今也拘於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後三千不盡登於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於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為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得不異此變之所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其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荅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為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為言也實二三子宜審於自知矣幸因荅問少據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為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談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為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為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親者今天下之民以為貧耶本土被文錦大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為富耶短褐不完全含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於富家固不能無剝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為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

取之不同歟由設施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冊顏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畢其說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昔安宋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岐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事果何事歟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於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於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為明體達用之學必嘗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為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於無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問除盜揀荒非無良法然莫若思患而豫防之乃今



聖仁在上威行惠孚熾聚之衆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三子儻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者之詢訪也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禘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為處小人之法或尚剛決或貴於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為泰也欲保其泰有急於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請擇於斯二者以對

國學漢人策問

問傳有之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此豈非聖人所以論治者乎漢崔寔始為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之說而史臣以為明於政體寔之論猶空言耳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而史臣以為識治之良才則又見於行事者也然則聖人之論治者非耶諸君子明古而識今宜熟講於此矣它日出而從政則何以扶其惑陳之母讓

問昔者舜以契為司徒而敷五教于百姓命之以一言而已至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則為言不一而足焉成周之教萬民者大司徒而已其教國子也有師氏焉有保氏焉又有大司樂及樂師焉為教雖不必盡同略於鄉而詳於國則一也豈不以所輕者可略所重者宜詳歟洪惟我朝事必師古乃者 綸音淳降嘉惠乎成均之士甚厚皆帝王之遺意也所重固有在而待之不加詳焉何以稱塞 上旨歟焉古之設教者有聲音律呂干戈羽籥弧矢之類為事至詳也果可用於今而不以為戾歟

三子朝斯夕斯所談無非天人性命之理凡昔人為教之具皆未嘗身服其事寧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幸推原其本末而於其法之所宜詳者條陳之將以復于上而相與講習焉母苟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也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於樂有虞胄子之教典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於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為樂果皆出於古歟我朝弘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而未始用以為教也其為樂果不通於今歟孔子通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可希闊弗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為士者無不成於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為不久願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為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於鄉間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焉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獲適惟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偕計吏者之眾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閱閱貴游耻與寒賤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於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為得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於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無夙講而為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古之為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於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乎郡縣之已置者不可變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蕪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

陷於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於萬民直溫寬栗剛簡之教不行於胥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王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於今者又如斯其弛張揜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於庠序之間而務為有用之學得無夙講於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

問人材者國之所與立也培植本根以成其名節者上之待士宜過乎厚奮揚精采以持其清議者士之自待不宜過乎薄四代遠矣東漢太學之士三萬餘人壺枯吹生公卿往往擢節下之辟召常出其口唐之六館宋之三舍猶有能明目張膽叩闕言事者史謀所載可信不誣也方今聖仁在上菁莪樂育古所未有芻蕘之言一善弗遺夫何以賢士之闕萃四方之英游而於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得失一切存而不論徒規規焉綴緝

陳言以求合有司月書季攷之繩尺視昔人若不能無歉上之人待之者亦既厚矣其自待者毋乃太薄歟豈世降俗敝士氣萎蕪不可復振歟抑為表率者未有以鼓舞而作興之歟觀立朝必於平日它時倘有言責亦將守其嘿以為醇謹歟願聞所以變今日之積習追昔人之風烈者其道何若亦以觀所志焉問三代之興皆改正朔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三代之正朔也而甘誓有三正之言則三代之前三正既迭用矣黃帝顓頊之曆堯之授人時舜之協時月正日果何所建歟前乎夏商既建寅矣以湯武周公之聖何為不能踵而行之而行夏之時猶有待於孔子然後定歟建子者一陽之生天道之始也建寅者三陽之長人事之始也商之建丑獨何義歟秦之建亥亦商周有以啓之否歟先儒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詩書言之月固不改矣攷之孟子則月蓋未嘗不改也何其不同歟由漢迄今率用夏時是無容議矣然語古而無徵習今而不察亦君子所耻也試索言之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攷其人無所回撓戮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遜辭恭色取媚於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為達廢弛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檢攝衆事未嘗少閑者焉清談何嘗為之累歟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為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

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於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於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於有司者即古所謂德行唐之以直言極諫對於天子之廷者即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其惑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歆父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散言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曷為而固書獨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誠若未足盡信固所序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盡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為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災異之學豈但小道之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略

問為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君子群居終日求於師者為甚詳而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歟在易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允為說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為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願以古者頌友而成之義相與

懋明之母荀曰歸而水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於郡邑而西晉行於  
辟雍今願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邑守令之有志  
於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必能盡合於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  
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sub>之</sub>賢者唐惟三歲賓興略用其  
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間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  
南召南漢惟鹿鳴騶虞僅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  
樂希伊欲蒐輯遺文以誌于朝而肄習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  
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  
行民果以為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論議有餘材任  
宰相豈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  
利得幸於上何以使法施於人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頌  
以專使逮至我朝乃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為  
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  
而望之之言為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  
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為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氏辨九  
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於  
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  
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  
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考之禹有反道敗德之苗  
民周有怙侈滅義之殷士則於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  
奢魏之失褊鄭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於其變之中有

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壽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為斷也夫語時務者莫大於移風易俗而於經史之指若有所未喻幸有以祛所惑焉

問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無以加誼雖伊管未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呂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於霸道歟向子歆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為然而於誼無所貶誼累非仲舒所及歟至歆叙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子並列於諸子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於當世之事而二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摭其言之無忤於古人可施於今日者條陳之

問曹參避正堂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父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為班固於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爾至為司馬遷傳贊乃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於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為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為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嘗監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論議之詞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職田之制其來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以養廉為名則身吏之廉否時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於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

之不齊又未易以縣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為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於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為師者不得專力於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事為世守鮮有久於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難矣豈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為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於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昔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於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談者謂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措紳先生言必以孔子之詩書執禮而非敢為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為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為之不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



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效頗若是緩與夫  
宣為士者溺於口耳之末而昧於當世之所尚與不然則承流  
宣化者未能諭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  
也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  
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  
而以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  
任其職何歟豈其為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即古之士與司  
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  
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  
三子姑為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

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然後為學則元天  
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輟而弗教歟千乘之國為鄉  
術與二十五家之間者有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於天子為法  
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  
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  
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  
問天下之事恒患夫過與不及不及則失於簡過則失於煩其  
不適於中一也曹參日飲無所請事而不嫌其簡諸葛孔明夙  
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而不厭其煩俱號稱良相其為事  
有不同何以能同歸于治乎豈其才智之不齊舍所短而用所  
長乎抑以世殊事異其弛張緩急難以驟論乎千載之下欲以  
古人自期者苟未至乎無過不及之地則守職而不病於簡為

曹參可也奉法而不傷於煩為諸葛亮可也不猶愈於為胡廣之中庸乎先儒嘗教人以志伊尹之志矣曹參諸葛亮之事寧足多讓乎願聞諸君子之自期者何如也

問自古國家莫不重馬政所以蕃息之者必有其法焉儒者引經而言則以為衛之詩人美其君有秉心塞淵來牝三千之語蓋人之操心充實而深遠故其馬生息之蕃如此也夫苟於芻牧之事漫不加省而但於吾之一心求馬之蕃息不太迂乎前史所載漢諸苑三十六所馬三十萬匹唐八坊四十八監馬七十萬六千匹而後魏之馬乃至二百餘萬匹以後魏與衛人所畜較之幾七百倍果皆本諸其心而致之乎抑有它術乎天下之事固未有不本於心者馬政特其一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釋之者謂有其心而無其政也馬政於今為尤重請即是而試論之則凡發於心而措於事業者可以類推也

堂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儒者之論恒以為古之治純任道後之治純任法天下其果有道外之法歟洪惟

天朝列聖相承國之所憑藉扶持者規模至宏遠也徵古而驗今或者未能無疑焉考課之法非不明而奏最者甚寡糾察之法非不嚴而貪吝者尚多減繁有法而獄訟不為之遞衰服色有法而僭侈不為之少戢豈奉行有未至歟抑離道以為法而致然歟其弛張損益或猶有可言者與諸君子明於時務念此至熟也其參酌古今條陳以對毋泛毋畧

堂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道學何始歟危微精一以為傳文行忠信以為教道學之名

未立也漢董生唐韓子皆當世大儒其亦所謂道學哉歟粵自營道河南關西倡其前紫陽廣漢東萊承其後逮至我

朝文正許公出而以身任道學之寄學士大夫莫不知所依歸乃者

仁皇在御明詔有司以經術造士且示學者以所宗師道學之盛莫今若也夫何新學小子味其糟粕者不過為取科目之計老成宿學窺其閫奧者類皆有輕科目之心古之道學亦若是歟伊欲循其名考其實使下焉者毋徒譁世以取寵上焉者毋苟輕世而肆志豈非今日作人之大務歟諸君晝談夕講於道學之言為日久矣願試陳之亦以觀所學

問自古以知人為難君子小人所為如陰陽晝夜之相反本不難知也特患夫近似者未易辨耳以謹重為君子浮薄為小人耶則與家人語而不及朝省政事者似乎謹重矣而人不免譏其阿諛人主嚮儒術而常毀之者似乎浮薄矣而人莫不憚其正直何也以恬退為君子以奔競為小人耶則晦迹於終南山者似乎恬退矣而徇權利為驕縱人指其隱居為仕宦之捷徑伏謁於光範門者近乎奔競矣而皇皇於仁義人仰其道德於泰山北斗何也苟不於其近似者而辨之則人豈誠易知哉有天下國家者孰不欲進君子退小人而鮮能不失於近似之間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辨之不可不早也願聞其方

問三代而降典籍殘缺言禮學者離為專門夫禮莫重於祭而諸儒或分五帝為六天或合二祧為七廟至於郊丘異同禘禘大小六宗之義七祀之文明堂屋室之數論議角立莫能相通我國家承平日久稽古禮文之事固已大備然於諸家之說有

不容兼取而並用者考其孰得孰失而折衷之以待問焉諸君子之事也幸相與試評之毋苟諉曰則有司存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為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參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街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無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盡其在人而一切聽其在天可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為田六百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獎厲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遵故常躬秉耒耜為爾農勸其尚勉之毋苟以為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上梁文

行中書省上梁文

我國家幅員至廣屏翰有嚴轅宰執之近班總兵民之大柄分符而專節制端笏以領縉紳左江右湖攬東南之都會上棟下宇聳廊廟之具瞻內拱帝宸外臨蕃服孰使百寮之長莫安一日之居既合舊以圖新寧因陋而就簡宜增崇於壯觀用昭示於等威官屬駿奔工徒鱗集辨方拓土置水臬以取平度木蘭材運風斤而獻巧舉無愆素役靡告勞審面勢以得中觀儀

刑布如故穹門洞啓燭幽隱於閭閻巨厦燕休折遐衝於樽俎  
是所謂政事之本匪徒誇興作之功龜兆弗違虹梁將架庸伸  
善頌式相歡譟

拋梁東海上雲開曉日紅大舶高舸來萬里島夷稽首慕皇風  
拋梁西三吳黍稷徧高低灌輸京邑倉箱溢猶有餘糧野外棲  
拋梁南閩嶠風行掃蕩嵐抱鼓不驚民按堵九天雨露聖恩覃  
拋梁北舳艫銜尾官河直百賈流行道路通日中發貨如山積  
拋梁上紛郁非煙遙在望台階清潤六星齊太平可見非無象  
拋梁下俯瞰江濤奔萬馬居人游行競謹呼共樂昇平陶至化  
伏願上業之後五兵偃息百穀豐穰民風擬於鄰魯相業侔於  
虞唐宣暢鴻靈益固藩籬之守謂扶寶祚允資柱石之強等天  
長而地久慶君明而臣良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刊於三山學宮每葉二十四行：二十四字高六十分廣四十二分黑綫口雙邊版心有字數涉涉元帝提行元刊元印本首行題云金華黃先生文集第幾下題初藁幾續藁幾次行題臨川元素編鄱陽劉耳校正間有題門人編次者次行有題日損齋續藁者卷一之三為初藁卷四至四十三為續藁宣城貢師泰序實成於先生未歿之前二年至先生歿後家藏日損齋藁二十三卷縣大夫胡君惟信恐其湮沒亟取刻梓以傳宋景濂序之正統戊午補完印行杜桓序於後胡公刻板未睹此是本也書目心罕及元本藏西宗樓始表出之今已歸東瀛錢唐丁氏景鈔副本段以鈔錄卷錄先得以本十卷張大輪刻別集二卷又得張芙川飾藏二十三卷已稱難得今宗子岱觀察出新得殘本二十卷元板元印相校一過補字不少十九卷覺隱文集序補出四行可見陸本尚不如此本惜不全耳爰日精廬僅得二十三卷今歸畧里瞿氏則卷一至十三二十三至三十一止存二十三卷合之尚錄卷二十一卷三

十二至四十三共一十三卷錢竹汀跋所見黃集云  
貢序中廿八卷字乃書估作偽者洗改痕迹宛  
然因疑廿八二字為三十之訛而不知元刻貢序原  
文實系四十三卷初藁三卷續藁四十卷也生古  
人後見所未見疑竇盡釋豈非快事哉歲在乙卯  
冬至前一日江陰繆荃孫跋



此集公手定以齋名集以黃先生名集門人  
尊之也至明人重刻則曰黃文獻公集矣  
四庫不搜足本僅以十卷本著錄未免

因陋就簡





